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凯特·肖邦作品中的水意象研究

张乐乐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0-1904）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地域书写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值得注意的是，肖邦的出生地——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圣路易斯，赋予了地创作中对水意象的敏锐感知和深刻诠释。在肖邦的作品中，“水”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单纯指涉，成为生命本质的隐喻。水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万物生成的母体，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与延续。这种对水的书写体现在多个层面：作为生产空间，水孕育万物；作为亲密地理，水是生命边界；作为生命的容器，水承载着一切。这种对水的书写倾向，既反映了肖邦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也折射出其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

关键词：凯特·肖邦；水；自然观；文学地理学

引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0-1904）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南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以细腻的女性情感描写、深刻的社会反思和独特的地域特色而著称。肖邦出生于圣路易斯，这座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城市，是她成长的摇篮，与此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圣路易斯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河流的自然景观，为肖邦的作品注入了丰富的水意象，这也成为解读肖邦文学创作的重要线索。肖邦的作品深受南方地域文化的影响，水意象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南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河流、沼泽和海湾等水体，不仅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也是南方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觉醒》（The Awakening, 1899）中的海洋；《溪外》（Beyond the Bayou, 1894）中的溪水；《黛西蕾的婴孩》（Desiree's Baby, 1894）中的沼泽；《苏泽特》（Suzette, 1897）中的河流；暴风雨（The Storm, 1898）中的暴雨……这些看似不经意出现的水意象，却对主人公们的命运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致命影响。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关注文学作品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地理感知，主要指的是作家对天地之物，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物候、天文等等，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感到的、认识到的一切东西。如肖邦作品

中的水便是不容忽视的地理感知之物。水体并非沉默，可忽视的背景板，水可通过与人类、社会、文化互动，生成独特的意义，水也在发挥着能动性，塑造着主人公。通过分析水意象在肖邦作品中的多重意蕴，我们不仅可以深化对她的自然观的认知，还能进一步探讨水如何参与情感构建。此外，巴什拉在《水与梦：关于物质意象的论文》（1942）中提出“水—想象”理论，从物质的质感引出叙事和印象链，认为水并非单一对象，不同形态的水具有不同的性格。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各不相同，但这些意义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象征体系。水的容纳性、流动性、边界性、孕育性与毁灭性，赋予了它多重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意蕴。

一、以水为液——孕育生命

水哺育生机。水哺育着生灵万物。水对万物来说，是生命之源，更是人类赖以生存之物，是存在的起点。肖邦的作品里，水并非静默的背景，而是哺育生命的摇篮。有水的地方便有生机，水孕育着生命。在她的短篇小说《溪外》中“溪流如新月一般，弯弯地绕过那片土地。”《成熟的无花果》中，水被视为温暖的，浇灌着无花果树，她能哺育出“紫色的无花果，青翠欲滴的叶子。”；《紫丁香》里，“草丛通向宽广平坦的草地和那条从树林中流出的凉爽而清新的澄澈河流。”河流，草地和树林，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便是河流孕育出这些绿色。除此之外，还孕育着一个又一个村庄，《圣菲利普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凯特·肖邦作品中的死亡书写研究”（项目编号：KYCX25_3027）

的少女》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密西西比河旁；《小盒吊坠》中路易斯安那州中部狭窄蜿蜒的溪流围绕着的绿荫道……

水孕育自我。水滋养着女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觉醒》中的海水像位温暖智慧的女性长者“轻声细语，喧闹，呢喃”，在埃德娜的眼中，“波涛在与灵魂对话。海水是如此美妙，把人紧紧拥入自己温柔的怀抱”。疗愈着埃德娜内心的疲倦与压抑，精神上的冲刷帮助她释放被男权社会束缚的情感，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她邀请埃德娜孤独的灵魂遨游深渊，感受辽阔与孤独，塑造自己的无垠的天地。海水这片天地给予埃德娜一片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暂时脱离现实中的压力，进入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世界。海水不是静止不动的，在不断流动的海水中只能依靠自己去适应海水的涨落涌动，这使埃德娜俘获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即彻底掌握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重新审视自己。

水滋养女性情感。在《暴风雨》中，暴雨浇灌着卡莉克斯塔贫瘠的情感世界，滋生爱与欲。来势迅猛的打破了原有的安稳，暴风雨成为卡莉克斯塔内心情感的外化，她的欲望和激情在雨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场暴雨，使得二人被困一室，雨愈下愈大，欲涨愈烈，在心理防线抵挡不住时，卡莉克斯塔大声说出“这雨要是再这么下，天知道防波堤还顶不顶得住哇！”。防波堤不仅是防水的堤坝，更是卡莉克斯塔内心社会道德伦理约束的堤坝。暴雨的动荡性和破坏性象征了她对压抑情感的释放，“雨点狠狠地打在低矮的木瓦板屋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简直要砸出个洞来把这房子淹没。”雨水的连打与弥漫的水汽迫使身体与身体进入感官同调，情欲爱欲在雨水的滋养下大肆生长，生成一种力量，既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也释放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

二、以水为界——突破自我

水是行为的边界，在《暴风雨》中，暴风雨隔绝着卡莉克斯塔与家人，却也打破情感的边界。雨水突破衣物与空间界限，空气、衣物、地表皆被水汽饱和，空间界限因此模糊不清，人物身体心理皆被水汽侵入，卡莉克斯塔借助暴风雨宣泄情感，使得压抑的欲望得到宣泄，“他们不再理会窗外大雨倾盆”，违背伦理道德，追求个人情欲。这种突破也使她有生以来，“身体第一次行使了它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一朵洁白的百合应太阳之邀，要向世间不灭的生灵洒下芬芳”。暴风雨作为一种极端的水意象，象征着情感的失控、欲望的释放以及社会规范

的颠覆。卡莉克斯塔借助暴雨打破边界，深入探索自己的情感、欲望和潜力，发现被社会规范压抑的真实自我。

水是心理的界限，《溪外》中的杰奎琳因童年创伤，以溪水为界，在林中画地为牢，溪外的世界她一步也不涉足。一辈子困在此处杰奎琳却为救小主人跨过小溪。“跨过了对溪外世界的恐惧，跨过她童年以来惶惶不安的噩梦”。对水的恐惧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压抑，而她最终克服恐惧的行为则象征着她对自我心理空间的突破。一条无法跨越却无形的边界使得杰奎琳的固步自封被大家嘲笑，戏称她为“傻姑”，她的“傻姑”身份也在她跨越小溪的行为中得到了重新定义。她的勇敢和无私展现了女性在面对社会期待时的内在力量，小溪在这里成为她自我解放和身份重构的象征，而杰奎琳的跨越则揭示了女性在打破这些限制时的可能性和勇气。

水是思想的边界，水也形成与重构着个体身份。在《觉醒》中，爱德娜对大海的向往，意味着她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埃德娜在学游泳时，海水潮汐的起伏拍打着埃德娜，如同一次次的召唤，既是抚慰也是试炼，埃德娜在其中开始将自己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宇宙间的位置，也开始审视自己与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的关联”。水的流动性与人类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形成了某种隐喻关系，作为一位曾经的“家中天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埃德娜第一次找到了自我，形容自己“像一个学步的孩童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第一次甩开旁人的搀扶，大胆地昂首阔步”。这种转变是从一个依附品到一个有着自己力量独立自主的人。海洋无边无际、不可度量意味着未知、自由与无限的可能，海洋常常作为人物探索自我、追求自由的象征性空间。在她不借助他人的力量逾越海浪时。她也抹去了过去的自己，获得新生，新的自我。

三、以水为器——融于自然

肖邦笔下的水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象征，也是人物情感的空间和生命状态的投射。水能够接纳世间一切，能以平静的姿态将万物容纳其中。人物在水中消亡，如同融入自然的循环之中，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平静或解脱。人的生死轮回便在这永恒的水中延续，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黛西蕾的婴孩》中的黛西蕾抱着婴孩走向芦苇深深，垂柳依依的沼泽，她的投水象征着她试图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回归自然，水象征着自然，对生命无条件的包容，使其摆脱社会的束缚。湾沼的环抱呈现着双相：一面是庇护、亲密、温存，而另一面是迟滞、淤积、

困囿。被环抱与被困住在同一水体可相互转换。沼泽作为既不是纯水也不是坚实陆地的水体，是一个模糊地带，被赋予静谧、神秘或压抑的象征意义，幽深和缓的沼泽作为黛西蕾的终极归宿，暗指着黛西蕾种族、阶级或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和模糊性，她的选择是其对种族阶级统治下的迷茫与迷失，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回归，试图通过水的流动抹去她苦楚。

水可容纳一切，同时也能吞噬一切。回归既是抚慰也是溶解，既是摇篮也是深渊。水的毁灭性，则揭示了其另一面的极端力量，在《苏泽特》中“一眨眼的悲惨时刻，他就像一块圆木一样掉进了水里。河水又深又混浊，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朱尔斯·巴特再也没看见他，就好像他掉进了红河里，连几磅重的铅都看不见了。”在这里，水是无情的，迈克尔的生命被水即刻吞噬，体现出生命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无论人类多么强大，都无法完全掌控自然的力量。这种脆弱性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迈克尔融于水既是自然规律的体现，也是对生命短暂性的提醒。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现，表达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顺应。

海洋作为母性化的空间，如母体，《觉醒》中的海水“有着美妙的触感，温柔而亲密地包裹着她的身体。”在水中被包裹，被托起，给予埃德娜精神上的慰藉。这里的水体现了“生于此，归于此”的归宿感，也暗示了生命的永恒与循环。给人一种宁静与圆满，这种宁静超越了对走入海洋的恐惧，转而将其视为与自然融合的一部分。走向大海是埃德娜对社会压迫的不屈服，对社会束缚的反抗。亦是借助水的净化作用，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或重生。这种消亡并非被动的，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主动选择，甚至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通过自身的流动性和适应性，选择融入更大的自然循环中。女性在面对社会规范时，走入水中使她的精神在水中获得了某种形

式的自由。走向大海，亦是一种超越，是生命在自然中获得新生或进入更高的境界。生命源于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水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重生”，让生命重新融入自然的循环中。

结语

水是生命的起点，也是文明的起点；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力量的隐喻。水意象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象征，更是情感、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载体。肖邦作品中对水的描绘，既体现了她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她对女性生命个体的关注。生于水，出于水，归于水，不仅是自然的法则，更是人类生存的智慧。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在自然的怀抱中谦逊地生长，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断超越，才能最终实现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成就真正的和谐之美。这就是作者所秉持的自然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让生命在自然的循环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 TOTH E. Unveiling Kate Chopin[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 [2] 董雪飞, 龚浩. 国内凯特·肖邦研究现状与反思[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3(04): 72-76.
- [3] 姜子华. 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 [4] 金莉, 秦亚青. 凯特·肖邦其人[J]. 外国文学, 1995, (04): 44-46.
- [5] 阚鸿鹰. 《觉醒》: 女性性意识觉醒的先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09): 176-178.
- [6] 邹建军, 刘遥.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J]. 世界文学评论, 2009, No.7(01): 41-46.